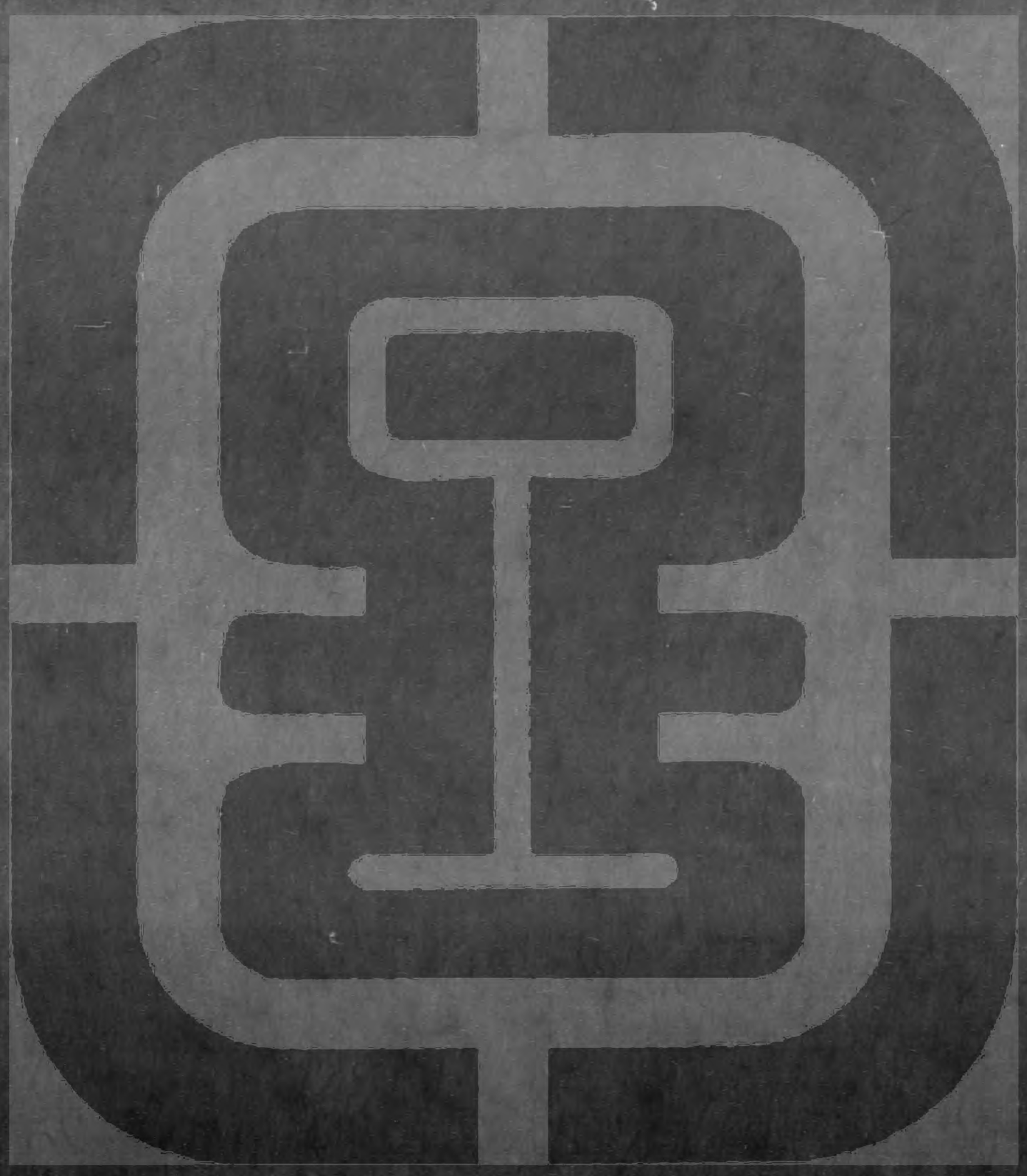


五燈會元卷第十八

南嶽下十三世下

臨濟宗

雲居祐禪師法嗣

智海智清禪師不列章次　羅漢系南禪師　慈雲彥隆禪師

子陵自瑜禪師　景福省悅禪師　白藻清儼禪師

寶相元禪師　末豐慧日庵主　南豐末程禪師

大溈秀禪師法嗣

大溈祖瑃禪師　福嚴文演禪師　南臺允恭禪師

黃檗勝禪師法嗣　昭覺純白禪師

祐聖居禪師法嗣　道林了一禪師不列章次

開元琦禪師法嗣　薦福道英禪師　尊勝有朋講師

仰山偉禪師法嗣

龍王善隨禪師　黃檗末泰禪師　慧日明禪師

福嚴感禪師法嗣　育王法達禪師
雪蓋智禪師法嗣
道場法如禪師　寶壽最樂禪師　石佛慧明禪師
玄沙文禪師法嗣　廣慧達杲禪師
建隆慶禪師法嗣　泗洲用元禪師
報本元禪師法嗣　永安元正禪師
隆慶閑禪師法嗣　安化聞一禪師
三祖宗禪師法嗣　光孝惟爽禪師
泐潭英禪師法嗣　法輪齊添禪師　慧明雲禪師
保寧璣禪師法嗣　育王淨曇禪師　真如戒香禪師
五祖常禪師法嗣　壽聖楚清禪師
黃龍肅禪師法嗣　百丈維古禪師　月珠祖鑑禪師
石霜琳禪師法嗣　靜照庵什庵主

華光恭禪師法嗣　萬壽念禪師
上藍順禪師法嗣　叅政蘇轍居士

南嶽下十四世

黃龍新禪師法嗣　禾山慧方禪師　上封祖秀禪師
九頂惠泉禪師　性空妙普庵主　鍾山道隆首座
揚州齊諡首座　空室智通道人
黃龍清禪師法嗣
上封本才禪師　黃龍德逢禪師　法輪應端禪師
長靈守卓禪師　博山子經禪師　百丈以棲禪師
光孝曇清禪師　光孝德週禪師　寺丞戴道純居士
泐潭清禪師法嗣
黃龍道震禪師　萬年法一禪師　雪峰慧空禪師
育王普崇禪師

青原信禪師法嗣

梁山懽禪師　正法希明禪師　嶽山祖庵主

夾山純禪師法嗣　欽山普初禪師

泐潭乾禪師法嗣　勝因咸靜禪師　雪峰有需禪師

天童普交禪師　圓通道旻禪師　龍牙宗密禪師

東禪從密禪師　二靈知和庵主

開先瑛禪師法嗣　慈氏瑞仙禪師　大溈海評禪師

圓通僊禪師法嗣　淨光了威禪師　明招文慧禪師

浮山法真禪師　祥符立禪師自慧禪師至此不列章次

象田卿禪師法嗣　雪竇持禪師　石佛益禪師

褒親瑞禪師法嗣　壽寧道完禪師

兜率悅禪師法嗣　兜率慧照禪師　丞相張商英居士

踈山了常禪師

法雲杲禪師法嗣

洞山辯禪師　慧海儀禪師　西蜀鑾禪師

泐潭準禪師法嗣　雲巖天游禪師　三角智堯禪師

慧日雅禪師法嗣　九仙法清禪師　覺海法因庵主

洞山言禪師法嗣　洞山擇言禪師

文殊能禪師法嗣　德山瓊禪師

智海清禪師法嗣　四祖仲宣禪師　乾峰慧圓禪師

大溈璿禪師法嗣　中巖蘊能禪師　雲頂宗印禪師

昭覺白禪師法嗣　信相宗顯禪師

道林一禪師法嗣　大溈智禪師

南嶽下十五世

上封秀禪師法嗣　文定胡安國居士

上封才禪師法嗣

普賢元素禪師　鼓山僧洵禪師　鼓山祖珍禪師
黃龍逢禪師法嗣　薦福擇崇禪師
長靈卓禪師法嗣
育王介諶禪師　道場慧琳禪師　道場屋慧禪師
顯寧圓智禪師　烏回良範禪師　本寂文觀禪師
黃龍震禪師法嗣　德山慧初禪師
萬年一禪師法嗣　報恩法常首座
嶽山祖庵主法嗣　延慶寂禪師
勝因靜禪師法嗣
萬壽普信禪師　慧日興道禪師　光孝果懲禪師
雪峰需禪師法嗣　雪峰慧忠禪師
天童交禪師法嗣　蓬萊圓禪師
圓通旻禪師法嗣　圓通守慧禪師　黃龍觀禪師

左丞范沖居士　樞密吳居厚居士　諫議彭汝霖居士
中丞盧航居士　左司都貺居士
明招慧禪師法嗣　宣秘禮禪師
浮山眞禪師法嗣　靈巖徽禪師
祥符立禪師法嗣　報慈淳禪師
雲巖游禪師法嗣　徑山智策禪師
信相顯禪師法嗣　金繩文禪師

南嶽下十六世

育王諶禪師法嗣　萬年曇賁禪師　天童了朴禪師
西巖宗回禪師　高麗坦然國師　龍華本禪師
道場琳禪師法嗣　東山吉禪師
道場慧禪師法嗣　靈隱道樞禪師
光孝懲禪師法嗣　光孝初首座

南嶽下十七世

萬年賁禪師法嗣　龍鳴賢禪師　大溈鑑禪師

南嶽下十三世下

雲居祐禪師法嗣

廬山羅漢院系南禪師　汀州張氏子上堂禪不禪道不道三寸舌頭胡亂掃昨夜日輪飄桂花今朝月窟生芝草阿呵呵萬兩黃金無處討一句絕思量諸法不相到師臨示寂陞座告衆曰羅漢今日倒騎鐵馬逆上須彌踏破虛空不留朕迹乃歸方丈跏趺而逝

潭州慈雲彥隆禪師　上堂舉玄沙示衆曰盡大地都來是一顆明珠時有僧問既是一顆明珠學人爲甚不識沙曰全體是珠更教誰識曰雖然全體是爭奈學人不識沙曰問取你眼師曰諸禪德這箇公案喚作嚼飯餧小兒把手更與杖還會麼若未會須是扣己而參直要眞實不得信口掠虛徒自虛生浪死

郢州子陵山自瑜禪師　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赤脚趁泥冷似氷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休要拖泥帶水問泗洲大聖爲甚麼揚州出現師曰業在其中曰意旨如何師曰降尊就卑曰謝和尚答話師曰賊是小人智過君子

隆興府東山景福省悅禪師　上堂十二時中跛跛挈挈且與麼過大衆利害在甚麼處良久曰聽諸方斷看擊禪牀下座

亳州白藻清儼禪師　信州人僧問楊廣失槖駞到處無人見未審是甚麼人得見師以拂子約曰退後退後妨他別人所問曰畢竟落在甚麼處師曰可煞不識好惡便打

台州寶相元禪師　僧問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長時誦不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受持師曰若欲受持者應須用眼聽

信州永豐慧日庵主本郡丘氏子卅歲出家於明心寺得度自機契雲居熟游湘漢暨歸永豐或處巖谷或居鄽市令鄉民稱丘師伯凡有所問以莫曉荅之忽語邑人曰吾明日行脚去汝等可來相送於是賫路者畢集師笑不已衆問其故即書偈曰丘師伯莫曉寂寂明皎皎日午打三更誰人打得了投筆而逝

泉州南峰永程禪師示衆始自雞峰續臘少室流芳大布慈雲宏開慧日教分三藏直指一心或全提而棒喝齊施或縱奪而賓主互設或金剛按劒或師子翻身或照用雷奔或機鋒電掣無非剪除邪妄開廓玄微直下明宗到真實地諸仁者到此方許一線道與你商量苟或未然盡是依師作解無有是處

大溈秀禪師法嗣

潭州大溈祖瑃禪師福州吳氏子僧問如何是溈山家風師曰竹有上下節松無今古青曰未審其中飲啖何物師曰飢餐相公玉粒飯渴點神運倉前茶上堂道無定亂法離見知言句相投都無定義自古龍門無宿客至今鳥道絶行蹤欲會箇中端的意火裏蝦蟆吞大蟲咄上堂雨下堦頭濕晴乾水不流鳥巢滄海底魚躍石山頭衆中大有商量前頭兩句是平實語後頭兩句是格外談若如是會秪見石磊磊不見玉落落若見玉落落方知道寬廓咦

南嶽福嚴文演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當面便唾

南嶽南臺允恭禪師開堂日上堂稀逢難遇正在此時何謂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拈拂子曰正當今日佛法盡在這箇拂子頭上放行把住一切臨時放行也風行草偃尾櫟生光拾得寒山點頭拊掌把住也水洩不通精金失色德山臨濟飲氣吞聲當恁麼時放行即是把住即是良久曰後五日看

黃檗勝禪師法嗣

成都府昭覺純白紹覺禪師上堂寒便向火熱即搖扇飢時喫飯困來打眠所以趙州庭前栢香嚴嶺後松栽來無別用秪要引清風且道畢竟事作麽生甲子乙丑海中金丙寅丁卯爐中火

開元琦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道英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琉璃瓶貯花曰出世後如何師曰瑪瑙鉢盛果曰未審和尚今日是同是別師曰趯倒瓶拽倒鉢上堂據道而論語也不得默也不得直饒語默兩忘亦沒交涉何故句中無路意在句中無意無不意非計較之所及若是劈頭點一點頂門豁然眼開者於此却有疾速分若低頭向意根下尋思卒模索不著是知萬法無根欲窮者錯一源絶迹欲返者迷看他古佛光明先德風彩一一從無欲無依中發現或時孤峻峭拔竟不可構或時含蘊混會了無所睹終不樁定一處亦不繫係兩頭無是無不是無非無不非得亦無所得失亦無所失不曾隔越纖毫不曾移易絲髮明明古路不屬玄微覿面擎來瞥然便過不居正位豈落邪途不蹈大方那趨小徑騰騰兀兀何住何爲回首不逢觸目無對一念普觀廓然空寂此之宗要千聖不傳直下了知當處超越是知赤灑灑處恁麽即易明歷歷處恁麽還難不用沾黏點染直須剥脫屏除若是本分手脚放去無收不來底一一放光現瑞一一削跡絶蹤機上了不停語中無可露徹底攪不渾通身撲不碎且道畢竟是箇甚麽得恁麽靈通得恁麽奇特得恁麽堅確諸仁者休要識渠面孔不用安渠名字亦莫覓渠所在何故渠無所在渠無名字渠無面孔纔起一念追求如微塵許便隔十生五生更擬管帶思惟益見紛紛叢雜不如長時放教自由自在要發便發要住便住即天然非天然即如如非如如如即湛寂

非湛寂即敗壞非敗壞無生戀無死畏無佛求無魔怖不與菩提會不與煩惱俱不愛一法不嫌一法無在無不在非離非不離若能如是見得釋迦自釋迦達磨自達磨干我甚麽椀恁麽說話衲僧門下推勘將來布裙芒鞋不免撩他些些泥水豈況汝等諸人更道這箇是平實語句這箇是差別門庭這箇是關梜巴鼻這箇是道眼根塵遞相教習如七家村裏傳口令相似有甚交涉無事珍重

泉州尊勝有朋講師本郡蔣氏子壯歲試經中選下髮多歷教肆嘗疏楞嚴維摩等經學者宗之每疑祖師直指之道故多與禪衲游一日謁開元尋未及闖心忽領悟元出遂問座主來作甚麽師曰不敢貴耳賤目元曰老老大大何必如是師曰自是者不長元曰朝看華嚴夜讀般若則不問如何是當今一句師曰日輪正當午元曰閑言語更道來師曰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然雖如是秪如和尚恁麽道有甚交涉須要新戒草鞋穿元曰這裏且放你過忽遇達磨問你作麽生道師便喝元曰這座主今日見老僧氣衝牛斗師曰再犯不容元拊掌大笑

仰山偉禪師法嗣

潭州龍王山善隨禪師僧問如何是龍王境師曰水晶宮殿曰如何是龍王如意寶珠師曰頂上髻中僧禮拜師曰莫道不如意好

瑞州黃檗山祇園末泰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鐵鑄就僧擬議師曰會麽僧禮拜師曰何不早如此

廬山慧日明禪師上堂不用求心唯須息見三祖大師雖然回避金鈎殊不知已吞紅線慧日又且不然不用求真并息見倒騎牛兮入佛殿牧笛一聲天地寬稽首瞿曇真箇黃面

福嚴感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法達寶鑑禪師饒州余氏子僧問不落階級處請師道師曰蠟人向火曰畢竟如何師曰薄處先穿

雲蓋智禪師法嗣

安吉州道場法如禪師衢州徐氏子參雲蓋悟汾陽十智同眞話尋常多說十智同眞故叢林號爲如十同也水菴圓極皆依之圓極嘗贊之曰生鐵面皮難湊泊等閑舉步動乾坤戲拈十智同眞話不負黃龍的骨孫上堂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無漏眞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釋迦老子和身放倒後代兒孫如何接續要會麽通玄不是人間世滿目青山何處尋

福州寶壽最樂禪師吉田人也上堂諸佛不眞實說法度羣生菩薩有智慧見性不分明白雲無心意灑爲世間雨大地不含情能長諸草木若也會得猶存知解若也不會墮在無記去此二途如何即是海闊難藏月山深分外寒

紹興府石佛慧明解空禪師僧問如何是寶相境師曰三生鑒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一佛二菩薩

玄沙文禪師法嗣

福州廣慧達杲禪師上堂佛爲無心悟心因有佛迷佛心清淨處雲外野猿啼

建隆慶禪師法嗣

平江府泗洲用元禪師一日問建隆曰臨濟在黃檗三回問佛法大意三回被打意旨如何語猶未了被打一拂子師頓領宗旨開堂日僧問四衆雲臻請師說法師曰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曰一句截流萬機頓息師曰聽事不眞喚鐘作甕問朝參暮請成得甚麽邊事師曰秖要你歇去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師曰你鼻孔因甚麽著拄杖子穿却曰拗曲作直又爭得

師曰且教出氣上堂一二三四五火裏蝦蟆吞却虎六七八九
十水底泥牛波上立一日一夜雨霖霖無孔鐵鏈灑不入灑不
入著底急百川泐湧須彌岌八臂那吒擡出來稽首讚歎道難
及喫上堂橫按拄杖顧視大衆曰今日平地上喫交便下座

報本元禪師法嗣

平江府承天永安元正傳燈禪師鄆州鄭氏子上堂天人羣生
類皆承此恩力大衆有一人道我不承佛恩力不居三界不屬
五行祖師不敢定當先佛不敢安名你且道是箇甚麽人良久
曰倚石巖前燒鐵鉢就松枝上掛銅瓶

隆慶閑禪師法嗣

潭州安化啓寧聞一禪師上堂拈花微笑虛勞力立雪齊腰枉
用功爭似老盧無用處却傳衣鉢振宗風大衆且道那箇是老
盧傳底衣鉢莫是大庾嶺頭提不起底麽且莫錯認定盤星以

拂子擊禪牀下座

三祖宗禪師法嗣

寧國府光孝惟爽禪師上堂今朝六月旦一年已過半奉報參
玄人識取孃生面孃生面薦不薦鷺鷥飛入碧波中抖擻一團
銀繡線

泐潭英禪師法嗣

南嶽法輪齊添禪師僧問學人上來乞師指示師曰汝適來聞
鼓聲麽曰聞師曰還我話頭來僧禮拜師曰令人疑著上堂喝
一喝曰師子哮吼又喝一喝曰象王嚬呻又喝一喝曰狂狗趂
塊又喝一喝曰鰕跳不出斗乃曰此四喝有一喝堪與祖佛爲
師明眼衲僧試請揀看若揀不出大似日中迷路上堂良久曰
性靜情逸乃喝一喝曰心動神疲遂顧左右曰守真志滿拈拄
杖曰逐物意移驀召大衆曰見性不性其性自壞靠拄杖便下

座

泉州慧明雲禪師僧問般若海中如何爲人師曰雲開銀漢迥曰畢竟如何師曰棒頭見血問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意旨如何師曰醜拙不堪當

保寧璣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無竭淨曇禪師嘉禾人也晚歸錢塘之法慧一日上堂本自深山臥白雲偶然來此寄閑身莫來問我禪兼道我是喫飯屙屎人紹興丙寅夏辭朝貴歸付院事四衆擁眎揮扇久之書偈曰這漢從來沒縫罅五十六年成話霸今朝死去見閻王劒樹刀山得人怕遂打一圓相曰嘎一任諸方鑽龜打瓦收足而化火後設利如霰門人持骨歸阿育王山建塔

台州眞如戒香禪師興化林氏子上堂孟冬改旦曉天寒葉落歸根露遠山不是見聞生滅法當頭莫作見聞看

五祖常禪師法嗣

蘄州南烏崖壽聖楚清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麽處去師曰靈峰水急曰恁麽則不生也師曰蒼天蒼天

黃龍肅禪師法嗣

瑞州百丈維古禪師上堂大衆集定拈拄杖示衆曰多虛不如少實卓一下便起

嘉定府月珠祖鑑禪師僧請筆師語要師曰達磨西來單傳心印曹溪六祖不識一字今日諸方出世語句如山重增繩索乃拍禪牀曰於斯薦得猶是鈍根若也未然白雲深處從君卧切忌寒猿中夜啼

石霜琳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靜照庵什庵主僧問如何是庵中主師曰從來不相許僧擬議師曰會即便會本來底不得安名著字僧擬開口師

便打出師室中常以拂子示衆曰喚作拂子依前不是不喚作拂子特地不識汝喚作甚麽因僧請益師頌荅之曰我有一柄拂子用處別無調度有時挂在松枝任他頭兼角露

華光恭禪師法嗣

郴州萬壽念禪師僧問龍華勝會肇啓茲晨未審彌勒世尊現居何處師曰猪肉案頭曰既是彌勒世尊爲甚麽却在猪肉案頭師曰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裏曰畢竟事又且如何師曰番人不繫腰歲旦上堂往復無際動靜一源含有德以還空越無私而迥出昔日日今日日照無兩明昔日風今日風鼓無兩動昔日雨今日雨澤無兩潤於其中間覓去來相而不可得何故自他心起起處無蹤自我心忘忘無滅迹大衆若向這裏會去與天地而同根共萬物爲一體若也未明山僧爲你重重頌出元正一古佛家風從此出不勞向上用工夫歷刼何曾異今日元正二寂寥冷淡無滋味趙州相喚喫茶來剔起眉毛須瞥地元正三上來稽首各和南若問香山山裏事靈源一派碧如藍遂喝一喝下座

上藍順禪師法嗣

參政蘇轍居士字子由元豐三年以睢陽從事左遷瑞州榷筦之任是時洪州上藍順禪師與其父文安先生有契因往訪焉相得歡甚公咨以心法順示搐鼻因緣已而有省作偈呈曰中年聞道覺前非邂逅相逢老順師搐鼻徑參真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鎚枯藤破衲公何事白酒青鹽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上一杯甘露滑如飴

南嶽下十四世

黃龍新禪師法嗣

吉州禾山超宗慧方禪師上堂舉拂子曰看看秖這箇在臨濟

則照用齊行在雲門則理事俱備在曹洞則偏正叶通在溈山
則暗機圓合在法眼則何止唯心然五家宗派門庭施設則不
無直饒辨得倜儻分明去猶是光影邊事若要抵敵生死則霄
壤有隔且超越生死一句作麽生道良久曰洎金鐺下注脚
臨安府崇覺空禪師姑孰人也上堂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
淨躶躶赤灑灑没可把遂舉拂子曰灌溪老漢向十字街頭逞
風流賣惺惺道我解穿真珠解玉版過亂絲卷筒絹嫐坊酒肆
尾合輿臺虎穴魔宮那吒忿怒遇文王興禮樂逢桀紂逞干戈
今日被崇覺覷見一場憋懶師頌野狐話曰含血噀人先汚其
口百丈野狐失頭狂走驀地喚回打箇筋斗
潭州上封祖秀禪師常德府何氏子上堂枯木巖前夜放花鐵
牛依舊卧煙沙儂家鞭影重拈出擊拂子曰一念回心便到家
遂喝一喝下座

嘉定府九頂寂惺惠泉禪師僧問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未
審意旨如何師曰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上堂昔日雲門有
三句謂函盖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九頂今日亦有
三句所謂飢來喫飯句寒即向火句困來打睡句若以佛法而
論則九頂望雲門直立下風若以世諦而論則雲門望九頂直
立下風二語相違且如何是九頂爲人處
嘉興府華亭性空妙普庵主漢州人久依死心獲證乃抵秀水
追船子遺風結茆青龍之野吹鐵笛以自娛多賦詠得之者必
珍藏其山居曰心法雙忘猶隔妄色塵不二尚餘塵百鳥不來
春又過不知誰是住菴人又警衆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
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治太平又曰不耕而食
不蠶衣物外清閑適聖時未透祖師關榜子也須存意著便宜
又曰十二時中莫住工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洞徹無窮底踏

倒須彌第一峰建炎初徐明叛道經烏鎮肆殺戮民多逃亡師
獨荷策而往賊見其偉異疑必詭伏者問其來師曰吾禪者欲
抵密印寺賊怒欲斬之師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奚以怒爲吾
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爲送終賊奉肉食師如常齋出生畢乃曰
孰當爲我文之以祭賊笑而不荅師索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
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乏我以貧則五行
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
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爲隣上同諸佛之眞化下合凡夫
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爲明
乾坤未足以爲大磊磊落落無罣無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
十二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
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尚享遂
舉筯飫餐賊徒大笑食罷復曰劫數既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

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斬賊方駭異稽首謝
過令衛而出烏鎮之廬舍免焚實師之惠也道俗聞之愈敬有
僧睹師見佛不拜歌逆問曰既見佛爲甚麽不拜師掌之曰會
麽云不會師又掌曰家無二主紹興庚申冬造大盆穴而塞之
修書寄雪竇持禪師曰吾將水葬矣壬戌歲持至見其尚存作
偈嘲之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餧魚鼈去不索性去秪管向人說
師閱偈笑曰待兄來證明耳令徧告四衆衆集師爲說法要仍
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燒柴二省開壙撒手便行不
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
唱遂盤坐盆中順潮而下衆皆隨之海濱望欲斷目師取塞耳
水而回衆擁觀水無所入復乘流而往唱曰船子當年返故鄉
沒蹤跡處妙難量眞風徧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其笛聲
嗚咽頃於蒼茫間見以笛擲空而沒衆號慕圖像事之後三日

於沙上趺坐如生道俗爭往迎歸留五日闍維設利大如菽者
莫計二鶴徘徊空中火盡始去衆奉設利靈骨建塔于青龍
嚴州鍾山道隆首座桐廬董氏子於鍾山寺得度自游方所至
耆衲皆推重晚抵黃龍死心延爲座元心順世遂歸隱鍾山慕
陳尊宿高世之風掩關不事事日鬻數簍自適人無識者手常
穿一襪凡有禪者至提以示之曰老僧這襪著三十年了也有
寺僧戲問如何是無諍三昧師便掌
揚州齊諡首座本郡人也死心稱爲飽衆諸儒屢以名山致之
不可後示化於潭之谷山異跡頗衆門人嘗繪其像請贊爲書
曰箇漢灰頭土面尋常不欲露現而今寫出人前大似虛空著
箭怨怨可惜人間三尺絹
空室道人智通者龍圖范珣女也幼聰慧長歸丞相蘇頌之孫
悌未幾厭世相還家求祝髮父難之遂清修因看法界觀頓有

省連作二偈見意一曰浩浩塵中體一如縱橫交互印毘盧全
波是水波非水全水成波水自殊次曰物我元無異森羅鏡像
同明明超主伴了了徹真空一體含多法交參帝網中重重無
盡處動靜悉圓通後父母俱亡兄洎領分寧尉通偕行聞死心
名重往謁之心見知其所得便問常啼菩薩賣却心肝教誰學
般若通曰你若無心我也休又問一雨所滋根苗有異無陰陽
地上生箇甚麼通曰一華五葉復問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
立命通曰和尚惜取眉毛好心打曰這婦女亂作次第通禮拜
心然之於是道聲籍甚政和間居金陵嘗設浴於保寧揭榜于
門曰一物也無洗箇甚麼纖塵若有起自何來道取一句子玄
乃可大家入浴古靈抵解措背開士何曾明心欲證離垢地時
須是通身汗出盡道水能洗垢焉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頓除
到此亦須洗却後爲尼名惟久挂錫姑蘇之西竺緇白日夕師

問得其道者頗衆俄示疾書偈趺坐而終有明心録行于世

黄龍清禪師法嗣

潭州上封佛心才禪師福州姚氏子幼得度受具遊方至大中依海印隆禪師見老宿達道者看經至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師指問曰一毛頭師子作麽生得百億毛頭一時現達曰汝乍入叢林豈可便理會許事師因疑之遂發心領淨頭職一夕汎掃次印適夜叅至則遇結座擲拄杖曰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師豁然有省及出閩造豫章黄龍山與死心機不契乃叅靈源凡入室出必揮淚自訟曰此事我見得甚分明秖是臨機吐不出若爲奈何靈源知師勤篤告以須是大徹方得自在也未幾竊觀鄰案僧讀曹洞廣録至藥山採薪歸有僧問甚麽處來山曰討柴來僧指腰下刀曰鳴剥剥是箇甚麽山拔刀作所勢師忽欣然摑鄰案僧一掌揭簾趂出衝口説偈曰徹徹大海乾枯虛空迸裂四方八面絶遮攔萬象森羅齊漏泄後分座於真乘應上封之命屢遷名刹住乾元日開堂示衆曰百千三昧門無量福德藏放行也如開武庫錯落交輝把住也似雪覆蘆花通身莫辨使見之者撩起便行聞之者單刀直入箇箇具頂門正眼人人懸肘後靈符掃佛祖見知作叢林殃害憶得寶壽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寶壽便打三聖曰與麽爲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且如乾元今日開堂或有僧出來山僧亦打不唯此話大行且要開却福州一城人眼去何也鯽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上堂達磨未來東土已前人人懷媚水之珠箇箇抱荆山之璞可謂壁立千仞及乎二祖禮却三拜之後一一南詢諸友北禮文殊好不丈夫或有一箇半箇不求諸聖不重己靈疋馬單鎗投虛置刃不妨慶快平生如今有麽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上堂宗乘提唱

妙絶名言一句該通乾坤函蓋直似首羅正眼竪亞面門又如
圓∴三點横該法界乃卓拄杖曰向這一點下明得出身猶可
易脫體道應難又卓拄杖曰向第二點下明得縱横三界外隱
顯十方身又卓拄杖曰向第三點下明得魚龍鎖戶佛祖潛蹤
不然放過一著隨分有春色一枝三四花上堂一法有形該動
植百川湍激競朝宗昭琴不鼓雲天淡想像毘耶老病翁維摩
病則上封病上封病則拄杖子病拄杖子病則森羅萬像病森
羅萬像病則凡之與聖病諸人還覺病本起處麽若也覺去情
與無情同一體處處皆同眞法界其或未然甜瓜徹蔕甜苦瓠
連根苦

隆興府黄龍德逢通照禪師郡之靖安胡氏子生有尾眉年十
七從上藍晉禪師落髮往依靈源即明深旨上堂舉夾山境話
師曰法眼徒有此語殊不知夾山老漢被這僧輕輕撥著直得
脚前脚後設使不作境話會未免猶在半途

潭州法輪應端禪師南昌徐氏子少依化度善月圓顱登具謁
眞淨文禪師機不諧至雲居會靈源分座爲衆激昂師扣其旨
然以妙入諸經自負源嘗痛劄之師乃援馬祖百丈機語及華
嚴宗旨爲表源笑曰馬祖百丈固錯矣而華嚴宗旨與箇事喜
没交涉師憤然欲他往因請辭及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源見
乃曰是子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幾被汝帶累由此譽
望四馳名士夫爭挽應世皆不就政和末太師張公司成以百
丈堅命開法師不得已始從上堂舉大隋劫火洞然話遂曰六
合傾飜劈面來暫披麻縷混塵埃因風吹火渾閑事引得遊人
不肯回壞不壞隨不隨徒將聞見強針錐太湖三萬六千頃月
在波心說向誰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芒鞋竹杖走紅塵曰
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十字街頭逢上祖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

御馬金鞭混四民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金門誰敢擡眸覷曰
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昨夜霜風刮地寒老
猿嶺上啼殘月

東京天寧長靈守卓禪師泉州莊氏子上堂曰三千劒客獨許
莊周爲甚麽跳不出良醫之門多病人因甚麽不消一劑已透
關者更請辨看上堂譬如眼根不自見眼性自平等無平等者
便恁麽去無孔鐵鎚聊且安置直得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
也是一期方便若也籬內竹抽籬外笋澗東華發澗西紅更待
勘過了打僧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麽眉鬚墮落師曰猫兒
會上樹曰早知如是終不如是師曰惜取眉毛問如何是衲衣
下事師曰天旱爲民愁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絶毫絶氂曰
出世後如何師曰塡溝塞壑曰出與未出相去幾何師曰人平
不語水平不流上堂平高就下勾賊破家截鐵斬釘狐狸戀窟
總不恁麽合作麽生所以道萬仞崖頭親撒手須是其人秖如
香積國中持鉢一句作麽生道良久曰切忌風吹別調中上堂
釋迦掩室過犯彌天毘耶杜詞自救不了如何如何口門太小
宣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奄然示寂闍維日皇帝遣中使賜
香持金盤求設利藝香罷盤中鏗然視之五色者數顆大如豆
使者持還上見大悅

信州博山無隱子經禪師歲旦上堂和氣生枯枿寒雲散遠郊
年年十二月月月如然一日十二時時時相似到這裏直似黃金
之黃白玉之白自從曠大劫來未嘗異色還見麽其或未然且
徇張三過節序從教李四鬢蒼浪

隆興府百丈以棲禪師興化人也上堂摩騰入漢達磨來梁途
轍既成後代兒孫開眼迷路若是箇惺惺底終不向空裏採華

波中捉月謾勞心力畢竟何爲山僧今日已是平地起骨堆諸人行時各自著精彩看

邵州光孝曇清禪師上堂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不消懺悔爲甚麽不消懺悔且得寃家解脫

温州光孝德遇禪師信州璩氏子於景德尊勝院染削問道有年後至黃龍聞舉少林面壁頓悟述二偈以呈龍許之自爾名流江浙上堂曰舉體露堂堂十方無罣礙千聖不能傳萬靈成頂戴擬欲共商量開口百雜碎秪如未開口已前作麽生咄上堂回互不回互覷見沒可覩透出祖師關踏斷人天路阿呵呵悟不悟落花流水知何處

寺承戴道純居士字孚中咨扣靈源一日有省乃呈偈曰杳冥源底全機處一片心花露印紋知是幾生曾供養時時微笑動香雲

泐潭清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山堂道震禪師金陵趙氏子少依覺印英禪師爲童子英移居泗之普照適淑妃擇度童行師得圓具久之辭謁丹霞淳禪師一日與論洞上宗旨師呈偈曰白雲深覆古寒巖異草靈花彩鳳銜夜半天明日當午騎牛背面著靴衫淳器之師自以爲礙棄依草堂一見契合日取藏經讀之一夕聞晚參鼓步出經堂舉頭見月遂大悟亟趨方丈堂望見即爲印可初住曹山次遷廣壽黃龍上堂曰舉箇古人因緣問闍黎闍黎不得作古會若作古會失却當面眼舉箇即今因緣問闍黎闍黎不得作今會若作今會障却闍黎本來眼假饒不失不障非古非今猶是藥病相治止啼之說秪如透脫一句闍黎還道得也無若道不得直待羅漢峰深談實相即向汝道上堂少林冷坐門人各說異端大似衆盲摸象神光禮三拜依位而立達磨云

汝得吾髓這黑面婆羅門脚跟也未點地在上堂石人問枯樁何時汝發華枯樁怒石人何得口吧吧石人呵呵笑枯樁吐異葩紅霞輝玉象白玉碾金沙借問通玄士何人不到家

台州萬年雪巢法一禪師太師襄陽郡王李公遵勉之玄孫也世居開封祥符縣母夢一老僧至而產年十七試上庠從祖仕淮南欲官之不就將棄家事長蘆慈覺賾禪師祖弗許母曰此必宿世沙門願勿奪其志未幾慈覺沒大觀改元禮靈巖通照愿禪師祝髮登具依愿十年迷悶不能入謁圓悟於蔣山悟曰此法器也悟奉詔徙京師天寧師侍行靖康末謁草堂於蹠山一語之及大法頓明紹興七年泉守寶文劉公彥脩請居延福後四遷巨刹上堂拈拄杖曰拄杖子有時作出水蛟龍萬里雲煙不斷有時作踞地師子百年妖怪潛蹤有時心法兩忘照體獨立有時照用同時主賓互用以拄杖畫曰延福門下總用不著且道延福尋常用箇甚麼卓拄杖喝一喝下座上堂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古劒髑髏前大海波濤沸退長蘆歸天台萬年觀音院忽示微疾書偈曰今年七十五歸作庵中主珍重觀世音泥蛇吞石虎入龕趺坐而逝

福州雪峰東山慧空禪師本郡陳氏子十四圓頂即遊諸方徧謁諸老晚契悟於草堂紹興癸酉開法雪峰受請日上堂曰俊快底點著便行癡鈍底推挽不動便行則人人歡喜不動則箇箇生嫌山僧而今轉此癡鈍爲俊快去也彈指一下曰從前推挽不出而今出從前有院不住而今住從前嫌佛不做而今做從前嫌法不說而今說出不出住不住即且置敢問諸人做底是甚麼佛空王佛邪然燈佛邪釋迦佛邪彌勒佛邪說底又是甚麼法根本法邪無生法邪世間法邪出世間法邪衆中莫有道得底麼若道得山僧出世事畢如或未然逢人不得錯舉喝

一喝下座上堂舉雲門示衆云秖這箇帶累殺人師曰雲門尋常氣宇如王作恁麽說話大似貧恨一身多山僧即不然秖這箇快活殺人何故大雨方歸屋裏坐業風吹又遶山行然雖如是也是乞兒見小利且不傷物義一句作麽生道上堂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俊哉俊哉快活快活一似十七八歲狀元相似誰管你天誰管你地心王不安動六國一時通罷拈三尺劒休弄一張弓自在自在快活快活恰似七八十老人作宰相相似風以時雨以時五穀植萬民安竪起拄杖曰大衆這兩箇并山僧拄杖子共作得一箇衲僧到雪峰門下但知隨例餐饃子也得三文買草鞋喝一喝卓拄杖下座僧問和尚未見草堂時如何師曰江南有曰見後如何師曰江北無

慶元府育王野堂普崇禪師本郡人也示衆舉巴陵和尚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不是風幡又向甚麽處著有人爲祖師出氣出來與巴陵相見雪竇和尚道風動幡動既是風幡又向甚麽處著有人爲巴陵出氣出來與雪竇相見師曰非風非幡無處著是幡是風無著處遼天俊鶻悉迷蹤踞地金毛還失措阿呵呵悟不悟令人轉憶謝三郎一絲獨釣寒江雨

青原信禪師法嗣

潭州梁山懽禪師僧問大衆雲臻請師開示師曰天靜不知雲去處地寒留得雪多時曰學人未曉玄言乞師再垂方便師曰一重山後一重人

成都府正法希明禪師漢州人也解制上堂林葉紛紛落乾坤報早秋分明西祖意何用更馳求若恁麽會得始信佛祖之道本自平夷大解脫門元無關鑰彌綸宇宙偪塞虛空量不可窮智不能測若也未明此旨不達其源任是百劫薰功千生煉行

徒自疲苦了無交涉若深明此旨洞達其源乃知動靜施爲經行坐卧頭頭合道念念朝宗祖不云乎迷生寂亂悟無好惡得失是非一時放却如是則誰迷誰悟誰是誰非自是諸人獨生異見觀大觀小執有執無已靈獨耀不肯承當心月孤圓自生違背何異家中捨父衣内忘珠致使菩提路上荊棘成林解脫空中迷雲蔽日山僧今日幸值衆僧自恣化主還山諸上善人得得光訪不可緘默隨分葛藤曲爲今時少闗方便也須是諸人著眼各自諦觀若更擬議尋思白雲萬里遂拈拄杖曰於斯明得靈山一會儼在目前其或未然更待來晨分付

祖庵主見青原之後縛屋衡嶽間三十餘年人無知者偶遣興作偈曰小鍋煑菜上蒸飯菜熟飯香人正飢一補飢瘡了無事明朝依樣畫猫兒由是衲子披榛扣之無盡張公力挽其開法不從竟終于此山

夾山純禪師法嗣

澧州欽山乾明普初禪師上堂良久曰舉揚宗旨上祝　皇基伏願祥雲與景星俱現醴泉與甘露雙呈君乃堯舜之君俗乃成康之俗使林下野夫不覺成太平曲且作麽生是太平曲無爲而爲神而化之灑德雨以霧霈鼓仁風而雍熙民如野鹿上如標枝十八子知不知哩哩羅羅哩羅哩拍一拍下座

沸潭乾禪師法嗣

楚州勝因戲魚咸靜禪師本郡高氏子上堂游徧天下當知寸步不曾移歷盡門庭家家竈底少煙不得所以肩筇峭履乘興而行掣鈎沉絲任性而住不爲故鄉田地好因緣熟處便爲家今日信手拈來從前幾曾計較不離舊時科段一回舉著一回新明眼底瞥地便回未悟者識取面目且道如何是本來面目良久曰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聞以拂子擊禪牀下

座上堂舉世尊在摩竭陁國爲衆說法是時將欲白夏乃謂阿
難曰諸大弟子人天四衆我常說法不生敬仰我今入因沙曰
室中坐夏九旬忽有人來問法之時汝代爲我說一切法不生
一切法不滅言訖掩室而坐師召衆曰釋迦老子初成佛道之
時大都事不獲已纔方成箇保社便生退倦之心勝因當時若
見將釘釘却室門教他一生無出身之路免得後代兒孫遞相
倣傚不見道若不傳法度衆生是不名爲報恩者擊拂子下座
後晦處漣漪之天寧示微疾書偈曰弄罷影戲七十一載更問
如何回來別賽置筆而逝

潭州龍牙宗密禪師豫章人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寐語問如
何是一切法師曰早落第二上堂大衆集師曰已是團圞不勞
雕琢歸堂喫茶上堂休把庭華類此身庭華落後更逢春此身
一往知何處三界茫茫愁殺人

福州東禪祖鑑從密禪師汀州人也上堂開口不是禪合口不
是道踏步擬進前全身落荒草

慶元府天童普交禪師郡之萬齡畢氏子幼穎悟未冠得度往
南屏聽台教因爲檀越修懺摩有問曰公之所懺罪爲自懺邪
爲他懺邪若自懺罪罪性何來若懺他罪他罪非汝烏能懺之
師不能對遂改服遊方造泐潭足纔踵門潭即呵之師擬問潭
即曳杖逐之一日忽呼師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你商
量師擬進語潭遂喝師豁然領悟乃大笑潭下繩牀執師手曰
汝會佛法邪師便喝復拓開潭大笑於是名聞四馳學者宗仰
後歸桑梓留天童掩關却掃者八年寺偶虛席郡僚命師開法
恐其遁預遣吏候于道故不得辭受請日上堂曰咄哉黃面老
佛法付王臣林下無情客官差逼殺人莫有知心底爲我免得
麽若無不免將錯就錯便下座師凡見僧來必叱曰椰栗未擔

時爲汝說了也且道說箇甚麽招手洗鉢拈扇張弓趙州栢樹子靈雲見桃華且擲放一邊山僧無恁麽閑唇吻與汝打葛藤何不休歇去拈拄杖逐之宣和六年三月二十日沐浴陞堂說偈脫然示寂偈曰寶杖敲空觸處春箇中消息特彌綸昨宵風動寒巖冷驚起泥牛耕白雲壽七十七臘五十八

江州圓通道旻圓機禪師世稱古佛興化蔡氏子母夢吞摩尼寶珠有孕生五歲足不履口不言母抱遊西明寺見佛像遽履地合爪稱南無佛仍作禮人大異之及官學大梁依景德寺德祥出家試經得度徧往參激皆染指親潙山喆禪師最久晚慕泐潭往謁潭見默器之師陳麽衆所得不蒙印可潭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語以問復不契後侍潭行次潭以拄杖架肩長噓曰會麽師擬對潭便打有頃復拈草示之曰是甚麽師亦擬對潭遂喝於是頓明大法作拈華勢乃曰這回瞞旻上座不得也

潭挽曰更道更道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即禮拜潭首肯後開法灌溪次居圓通以符道濟禪師之記學者嚮臻朝廷聞其道會宰臣復爲之請錫以命服與圓機號上堂諸佛出世無法與人秪是抽釘拔楔除疑斷惑學道之士不可自謾若有一疑如芥子許是汝真善知識喝一喝曰是甚麽切莫刺腦入膠盆慶元府二靈知和庵主蘇臺玉峰張氏子兒時嘗習坐垂堂堂傾父母意其必死師瞑目自若因使出家年滿得度趨謁泐潭潭見乃問作甚麽師擬對潭便打復喝曰你喚甚麽作禪師驀領旨即曰禪無後無先波澄大海月印青天又問如何是道師曰道紅塵浩浩不用安排無欠少潭然之次謁衡嶽辯禪師辯尤器重元符間抵雪竇之中峰栖雲兩菴逾二十年嘗有偈曰竹筧二三升野水松拋五七片閑雲道人活計秪如此留與人間作見聞有志於道者多往見之僧至禮拜師曰近離甚處

曰天童師曰太白峰高多少僧以手斫額作望勢師曰猶有這箇在曰却請庵主道師却作斫額勢僧擬議師便打師初偕天童交禪師問道盟曰他日吾二人宜踞孤峰絶頂目視霄漢爲世外之人不可作今時籍名官府屈節下氣於人者後交爽盟至則師竟不接正言陳公以計誘師出山住二靈三十年間居無長物唯二虎侍其右一日威於人以偈遣之宣和七年四月十二日趺坐而逝正言陳公狀師行實及示寂異跡甚詳仍塑其像二虎侍之至今存焉

開先瑛禪師法嗣

紹興府慈氏瑞仙禪師本郡人年二十去家以試經披削習毗尼因觀戒性如虛空持者爲迷倒師謂戒者束身之法也何曰縛乎遂探台教又閱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說無生疑曰又不自他不共不無因生畢竟從何而生曰因緣所生空假三觀抑揚性海心佛衆生名異體同十境十乘轉識成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非言詮所及棄謁諸方後至投子廣鑑問鄉里甚處師曰兩浙東越鑑曰東越事作麽生師曰秦望峰高鑑湖水闊鑑曰秦望峰與你自己是同是別師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鑑曰此猶是叢林祗對畢竟是同是別師便喝鑑便打師曰恩大難酬便禮拜後歸里開法慈氏室中嘗問僧三箇槖馳兩隻脚日行萬里趂不著而今收在玉泉山不許時人亂斟酌諸人向甚麽處與仙上座相見

潭州大溈海評禪師上堂曰燈籠上作舞露柱裏藏身深沙神惡發崑崙奴生嗔喝一喝曰一句合頭語萬刼墮迷津

圓通僊禪師法嗣

温州淨光了威佛日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一宿二宿程千山萬山月曰意旨如何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

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人心難滿溪壑易填問時節因緣即不問恵超佛話事如何師曰波斯彎弓面轉黑曰意旨如何師曰穿過髑髏笑未休曰學人好好借問師曰黃泉無邸店今夜宿誰家

象田鄉禪師法嗣

慶元府雪竇持禪師郡之盧氏子僧問中秋不見月時如何師曰更待夜深看曰忽若黑雲未散又且如何師曰爭恠得老僧上堂悟心容易息心難息得心源到處閑斗轉星移天欲曉白雲依舊覆青山

紹興府石佛益禪師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一法透萬法周且道透那一法遂喝曰切忌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領便下座

褒親瑞禪師法嗣

安州應城壽寧道完禪師僧問雲從龍風從虎未審和尚從箇甚麼師曰一字空中畫曰得恁麼奇特師曰千手大悲提不起問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斗量不盡曰恁麼則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師曰作麼生是悄然機僧舉頭看師舉起拂子僧喝一喝師曰大好悄然上堂古人見此月令人見此月此月鎮常存古今人還別若人心似月碧潭光皎潔決定是心源此說更無說咄上堂諸禪德三冬告盡臘月將臨三十夜作麼生祗準良久曰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眠

兜率悅禪師法嗣

撫州踈山了常禪師僧問如何是踈山爲人底句師曰懷中玉尺未輕擲袖裏金鎚劈面來上堂等閑放下佛手掩不住特地收來大地絶纖埃向君道莫疑猜處處頭頭見善財鎚下分明如得旨無限勞生眼自開

隆興府兜率慧照禪師南安郭氏子上堂龍安山下道路縱横兜率宮中樓閣重疊雖非天上不是人間到者安心全忘諸念善行者不移雙足善入者不動雙扉自能笑傲煙蘿誰管坐消歲月既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良久曰莫教推落巖前石打破下方遮日雲上堂舉拂子曰端午龍安亦鼓橈青山雲裏得逍遥飢飡渴飲無窮樂誰愛爭先奪錦標却向乾地上划船高山頭起浪明椎玉鼓暗展鐵旗一盞菖蒲茶數箇沙糖粽且移取北斟單越來與南閻浮提鬬額看擊禪牀下座上堂兜率都無伎倆也敷諸方榜樣五日一度陞堂起動許多龍象禪道佛法又無到此將何供養須知達磨西來分付一條拄杖乃拈起曰所以道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且道那箇是賓句那箇是主句若斷得去即途中受用若斷不得且世諦流布乃拋下拄杖

丞相張商英居士字天覺號無盡年十九應舉入京道由向氏家向預夢神人報曰明日接相公凌晨公至向異之勞問勤腆乃曰秀才未娶當以女奉灑掃公謙辭再三向曰此行若不了當吾亦不爽前約後果及第乃娶之初任主簿因入僧寺見藏經梵夾金字齊整乃怫然曰吾孔聖之書不如胡人之教人所仰重夜坐書院中研墨吮筆憑紙長吟中夜不眠向氏呼曰官人夜深何不睡去公以前意白之正此著無佛論向應聲曰既是無佛何論之有當須著有佛論始得公疑其言遂已之後訪一同列見佛龕前經卷乃問曰此何書也同列曰維摩詰所說經公信手開卷閱到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處嘆曰胡人之語亦能尔耶問此經幾卷曰三卷乃借歸閱次向氏問看何書公曰維摩詰所說經向曰可熟讀此經然後著無佛論公悚然異其言由是深信佛乘留心祖道元祐六年爲江西漕首謁東

林照覺總禪師覺詰其所見處與已符合乃印可覺曰吾有得法弟子住玉谿乃慈古鏡也亦可與語公復因按部過分寧諸禪迓之公到先致敬玉谿慈次及諸山最後問兜率悅禪師悅爲人短小公曾見龔德莊說其聰明可人乃曰聞公善文章悅大笑曰運使失却一隻眼了也從悅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章政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公不然其語乃強屈指曰是九世也問玉谿去此多少曰三十里曰兜率灘曰五里公是夜乃至兜率悅先一夜夢日輪升天被悅以手搏取乃說與首座曰日輪運轉之義聞張運使非久過此吾當深雖痛劄若肯回頭則吾門幸事座曰今之士大夫受人取奉慣恐其惡發別生事也悅曰正使煩惱秪退得我院也別無事公與悅語次稱賞東林悅未肯其說公乃題寺後擬瀑軒詩其略曰不向廬山尋落處象王鼻孔謾遼天意譏其不肯東林也公與悅語至更深論及宗門事悅曰東林既印可運使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公曰有悅曰疑何等語公曰疑香嚴獨脚頌德山拓鉢話悅曰既於此有疑其餘安得無邪秪如巖頭言末後句是有邪是無邪公曰有悅大笑便歸方丈閉却門公一夜睡不穩至五更下牀觸翻溺器乃大徹猛省前話遂有頌曰鼓寂鐘沉拓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遂扣方丈門曰某已捉得賊了悅曰賊在甚處公無語悅曰都運且去來日相見翌日公遂舉前頌悅乃謂曰參禪秪爲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乃作頌證之曰等閑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麤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拈頭作尾指實爲虛翻身魔界轉脚邪塗了無逆順不犯工夫公邀悅至建昌途中一

一伺察有十頌叙其事悅亦有十頌酬之時元祐八年八月也
公一日謂大慧曰余閱雲竇拈古至百丈再參馬祖因緣曰大
冶精金應無變色投卷嘆曰審如是豈得有臨濟今日邪遂作
一頌曰馬師一喝大雄峰深入髓髓三回龍蟒黃檗聞之驚吐舌
江西從此立宗風後平禪師致書云去夏讀臨濟宗派乃知居
士得大機大用且求頌本余作頌寄之曰吐舌耳聾師已曉搥
胷秖得哭蒼天盤山會裏鼈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顛諸方往往
以余聰明博記少知余者師自江西法窟來必辯優劣試爲老
夫言之大慧曰居士見處與眞淨死心合公曰何謂也大慧舉
眞淨頌曰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
聾那吒眼開黃檗面死心拈曰雲巖要問雪竇既是大冶精金
應無變色爲甚麼却三日耳聾諸人要知麼從前汗馬無人識
後來重論蓋代功公拊几曰不因公語爭見眞淨死心用處若
非二大老難顯雪竇馬師尒公於宣和四年十一月黎明口占
遺表命子弟書之俄取枕擲門牕上聲如雷震衆視之已薨矣
公有頌古行于世茲不復錄

法雲杲禪師法嗣

隨州洞山辯禪師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鑽天鷂子遼天
鶻不度火不度水不度爐離弦箭發沒回途直饒會得十分去
笑倒西來碧眼胡

東京慧海儀禪師上堂無相如來示現身破魔兵衆絕纖塵七
星斜映風生處四海還歸舊主人諸仁者大迦葉靈山會上見
佛拈華投機微笑須菩提聞佛說法深解義趣涕淚悲泣且道
笑者是哭者是不見道萬派橫流總向東超然八面自玲瓏萬
人膽破沙場上一箭雙鵰落碧空上堂舉溈山坐次仰山問和
尚百年後有人問先師法道如何抵對溈曰一粥一飯仰曰前

面有人不肯又作麽生溈曰作家師僧仰便禮拜溈曰逢人不得錯舉師曰自古及今多少人下語道嚴而不威恭而無禮橫按拄杖竪起拳頭若秖恁麽却如何知得他父子相契處山僧今日也要諸人共知莫分彼我彼我無殊困魚止濼病鳥棲蘆迷巡不進泥中履爭得先生一一卷書

西蜀鑒法師通大小乘佛照謝事居景德師問照曰禪家言多不根何也照曰汝習何經論曰諸經粗知頗通百法照曰秖如昨日雨今日晴是甚麽法中收師憒然照舉獲和子擊曰莫道禪家所言不根好師憤曰昨日雨今日晴畢竟是甚麽法中收照曰第二十四時分不相應法中收師恍悟即禮謝後歸蜀居講會以直道示徒不泥名相而衆多引去遂說偈罷講曰衆賣華兮獨賣松青青顏色不如紅筭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兮翠靄中由是隱居二十年道俗追慕復命演法笑答偈曰道跡隱高峰高峰又不容不如歸錦里依舊賣青松衆列拜悔過兩川講者爭依之

泐潭準禪師法嗣

隆興府雲巖典牛天游禪師成都鄭氏子初試郡庠復往梓州試二處皆與貢籍師不敢承竄名出關適會山谷道人西還因見其風骨不凡議論超卓乃同舟而下竟往廬山投師剃髮不改舊名首參死心不契遂依湛堂於泐潭一日潭普說曰諸人苦苦就準上座覓佛法遂拊膝曰會麽雪上加霜又拊膝曰若也不會豈不見乾峰示衆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聞脫然頴悟出世雲蓋次遷雲巖嘗和忠道者牧牛頌曰兩角指天四足踏地拽斷鼻繩牧甚屎屁張無盡見之甚擊節後退雲巖過廬山棲賢玉翁意不欲納乃曰老老大大正是質庫中典牛也師聞之述一偈而去曰質庫何曾解典牛秖緣價

重實難酬想君本領無多子畢竟難禁遣一頭因菴于武寧扁曰典牛終身不出塗毒兒之已九十三矣上堂卓拄杖曰久雨不晴劄金烏飛在鐘樓角又卓一下曰猶在殼復卓曰一任納僧名邈上堂馬祖一喝百丈躂過臨濟小廝兒向糞埽堆頭拾得一隻破草鞋胡喝亂喝師震聲喝曰喚作胡喝亂喝得麽上堂象骨輥毬能已盡玄沙斫牌技亦窮還知麽火星入袴口事出急家門上堂三百五百銅頭鐵額木笛橫吹誰來接拍時有僧出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上堂寶峰有一訣對衆分明說昨夜三更前烏龜吞却鼈至節上堂晷運推移日南長至布裩不洗無來換替大小玉泉無風浪起雲巖路見不平直下一鎚粉碎遂高聲曰看脚下上堂舉梁山曰南來者與你三十棒北來者與你三十棒然雖與麽未當宗乘後來瑯瑯和尚道梁山好一片真金將作頑鐵賣却瑯瑯則不然南來者與你三十棒北來者與你三十棒從教天下貶剝師拈曰一人能舒不能卷一人能卷不能舒雲巖門下一任南來北來且恁麽過驚然洗面摸着鼻頭却來與你三十上堂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真說作麽生是真說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若信不及雲巖與汝道破萬人齊指處一鴈落寒空病起上堂舉馬大師日面佛月面佛後來東山演和尚頌曰髣髴女子畫蛾眉鸞鏡臺前語似癡自說玉顏難比並却來架上著羅衣師曰東山老翁滿口讚歎則故是點檢將來未免有鄉情在雲巖又且不然打殺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潭州三角智堯禪師上堂揑土定千鈞秤頭不立蠅箇中些子事走殺嶺南能還有驚得底麽直饒驚得也是第二月

慧曰雅禪師法嗣

隆興府九仙法清祖鑑禪師嚴陵人也嘗於池之天寧以伽梨

覆頂而坐侍郎曾公開問曰上座仙鄉甚處曰嚴州曰與此間是同是別師拽伽梨下地揖回官人曾到嚴州否曾罔措師曰待官人到嚴州時却向官人道住後上堂曰萬柳千華暖日開一華端有一如來妙談不二虛空藏動著微言遍九垓笑咍咍且道笑箇甚麼笑覺苑脚跟不點地上堂舉睦州示衆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處須得箇入頭處既得箇入頭處不得忘却老僧明明向汝道尚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師曰睦州恁麼道意在甚麼處其或未然聽覺苑下箇注脚張僧見王伴王伴呌張僧昨夜放牛處嶺上及前村溪西水不飲溪東草不吞教覺苑如何即得會麼不免與麼去遂以兩手按空下座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惺惺寂寂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寂寂惺惺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惺惺惺惺惺惺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寂寂寂寂寂寂曰學人今日買鐵得金去也師曰甚麼處得這話頭來

平江府覺海法因庵主郡之嵎山朱氏子年二十四披緇服進具遊方至東林謁慧日日舉靈雲悟道機語問之師擬對日曰不是不是師忽有所契占偈曰巖上桃華開華從何處來靈雲纔一見回首舞三臺日曰子所見雖已入微然更著鞭當明大法師承教居廬阜三十年不與世接叢林尊之建炎中盜起江左順流東歸邑人結庵命居緇白繼踵問道嘗謂衆曰汝等飽持定力無憂晨炊而事千求也晚年放浪自若稱五松散人

龍牙言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擇言禪師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禪牀立未審意旨如何師曰脚跟下七穿八穴

文殊能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瓊禪師受請日上堂曰作家撈籠不肯住呼喚不

回頭爲甚麽從東過西自代曰後五日看

智海清禪師法嗣

蘄州四祖仲宣禪師上堂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祖師西來直指人心是佛凡聖本來不二迷悟豈有殊途非涅槃之可欣非死生之可厭但能一言了悟不起坐而即證無生一念回光不舉步而徧周沙界如斯要徑可曰宗門山僧既到這裏不可徒然乃舉拂子曰看看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若凡若聖是人是物盡在拂子頭上一毛端裏出入遊戲諸人還見麽設或便向這裏見得個儻分明更須知有向上一路試問諸人作麽生是向上一路良久曰六月炎天降大雪三冬嶺上火雲飛

泉州乾峰圓慧禪師上堂達磨正宗衲僧巴鼻堪嗟迷者成群開眼瞌睡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耳朶聞聲鼻孔出氣敢問雲堂之徒時中甚處安置還見麽可憐雙林傳大士却言秪這語聲是咄

大潙瑞禪師法嗣

眉州中巖慧目蘊能禪師本郡呂氏子年二十二於村落一冨室爲校書偶遊山寺見禪册閱之似有得即裂冠圓具一鉢遊方首參寶勝澄甫禪師所趣頗異至荆湖謁永安喜真如喆德山繪造詣益高迨抵大潙潙問上座桑梓何處師曰西川曰我聞西川有普賢菩薩示現是否師曰今日得瞻慈相曰白象何在師曰不牙已具曰還會轉身麽師提坐具繞禪牀一匝潙曰不是這箇道理師趨出一日潙爲衆入室問僧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劒麽僧竪起拳潙曰莱刀子僧曰爭奈受用不盡潙喝出次問師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劒麽師亦竪起拳潙曰也秪是莱刀子師曰殺得人即休遂近前攔胷築之潙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子撲後還蜀菴於舊址應四衆之請出住報恩

上堂龍濟道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秖要今日了師曰既無迷悟了箇甚麼咄上堂舉靈峰一日普請般柴中路見一僧遂擲下一段柴曰一大藏教秖說這箇後來真如詰道一大藏教不說這箇擬此二尊宿說話是同是別山僧則不然豎起拂子曰提起則如是我闍放下則信受奉行室中問崇真穩頭如何是你空劫已前父母真領悟曰和尚且低聲遂獻投機頌曰萬年倉裏曾飢饉大海中住儘長渴當初尋時尋不見如今避時避不得師爲印可一日與黃提刑奕棊次黃問數局之中無一局同千著萬著則故是如何是那一著師提起棊子示之黃佇思師曰不見道從前十九路迷殺幾多人師住持三十餘載凡說法不許錄其語臨終書偈趺坐而化闍維時暴風忽起煙所至處皆兩設利道俗斸其地皆得之心舌不壞塔于本山

懷安軍雲頂寶覺宗印禪師上堂古者道識得凳子周匝有餘又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山僧總不恁麼識得凳子是甚麼閑家具一日普說罷師曰諸子未要散去更聽一頌乃曰四十九年一場熱鬨八十七春老漢獨弄誰少誰多一般作夢歸去來号梅梢雪重言訖下座倚杖而逝

昭覺白禪師法嗣

成都府信相宗顯正覺禪師潼川王氏子少爲進士有聲嘗畫擲溪水爲戲至夜思之遂見水冷然盈室欲汲之不可而塵境自空曰吾世網裂矣往依昭覺得度具滿分戒後隨衆咨參覺一日問師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汝作麼生會師於言下頓悟曰釘殺脚跟也覺拈起拂子曰這箇又作麼生師一笑而出服勤七杞南遊至京師歷淮浙晚見五祖演和尚於海會出問未知關棒子難過趙州橋趙州橋即不問如何是關棒子祖曰

汝且在門外立師進步一踏而退祖曰許多時茶飯元來也有人知滋味明日入室祖云你便是昨日問話底僧否我固知你見處秖是未過得白雲關在師珍重便出時圓悟爲侍者師以白雲關意扣之悟曰你但直下會取師笑曰我不是不會秖是未諳待見這老漢共伊理會一上明日祖往舒城師與悟繼往適會於興化祖問師記得曾在郡裏相見來師曰全火秖候祖顧悟曰這漢饒舌自是機緣相契遊廬阜回師以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所得之語告五祖祖曰吾嘗以此事詰先師先師云我曾問遠和尚遠曰貓有軟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非素達本源不能到也師給侍之久祖鍾愛之後辭西歸爲小參復以頌送曰離鄉四十餘年一時忘却蜀語禪人回到成都切須記取魯語時覺尚無恙師再侍之名聲藹著遂出住長松遷保福信相僧問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出這圈櫝不得如何是這圈櫝師曰井欄唇上堂舉仰山問中邑如何是佛性義邑曰我與你說箇譬喻汝便會也譬如一室有六窗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狌狌獼猴即應如是六窗俱喚俱應仰乃禮拜適蒙和尚指示某有箇疑處邑曰你有甚麼疑仰曰秖如內獼猴睡時外獼猴欲與相見又作麼生邑下禪牀執仰山手曰狌狌與你相見了師曰諸人要見二老麼我也與你說箇譬喻中邑大似箇金師仰山將一塊金來使金師酬價金師亦盡價相酬臨成交易賣金底更與貼秤金師雖然闇喜心中未免偷疑何故若非細作定是賊賊便下座

道林一禪師法嗣

潭州大溈大圓智禪師四明人也上堂舉南泉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師曰三世諸佛既不知有狸奴白牯又何曾夢見灼然須知向上有知有底人始得且作麼生是知有

底人喫官酒卧官街當處死當處埋沙場無限英靈漢堆山積
嶽露屍骸

南嶽下十五世

上封秀禪師法嗣

文定公胡安國草庵居士字康侯久依上封得言外之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泉斬貓話問公公以偈荅曰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玉堂兎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又寄上封有曰祝融峰似杜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來秋月又同圓

上封才禪師法嗣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建寧人也上堂兵隨印轉三千里外絶煙塵將逐符行二六時中淨躶躶不用鐵旗鐵鼓自然草偃風行何須七縱七擒直得無思不服所謂大丈夫秉慧劒般若鋒芒金剛燄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正恁麽時且道主將是甚麽人喝一喝上堂南泉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囊無繫蟻之絲廚乏聚蠅之糝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南頭買賤北頭賣貴點檢將來好與三十棒且放過一著何故曾爲宕子偏憐客自愛貪杯惜醉人上堂未開口時先分付擬思量處隔千山莫言佛法無多子未透玄關也大難秪如玄關作麽生透喝一喝

福州鼓山山堂僧洵禪師本郡阮氏子上堂黃檗手中六十棒不會佛法的的大意却較些子大愚肋下築三拳便道黃檗佛法無多子鈍置殺人須知有一人大棒驀頭打他不回頭老拳劈面棙他亦不顧且道是誰上堂朔風掃地卷黃葉門外千峰凛寒色夜半烏龜帶雪飛石女谿邊皺兩眉卓拄杖云大家在這裏且道天寒人寒喝一喝云歸堂去

福州鼓山別峰祖珍禪師興化林氏子僧問趙州遶禪牀一匝轉藏已竟此理如何師曰盡龍看頭盡蛇看尾曰婆子道比來請轉全藏爲甚麽秖轉得半藏此意又且如何師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曰未審甚麽處是轉半藏處師曰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上堂尋牛須訪跡學道貴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竪起拂子曰這箇是跡牛在甚麽處直饒見得頭角分明鼻孔也在法石手裏上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卓拄杖曰恁麽會得十萬八千畢竟如何桃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春風總不知示衆云大道秖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眞體不離聲色言語卓拄杖云這箇是聲竪起拄杖云這箇是色喚甚麽作大道眞體直饒向這裏見得也是鄭州出曹門示衆若論此事如人喫飯飽則便休若也不飽必有思食之心若也過飽又有傷心之患到這裏作麽生得恰好去良久云且歸巖下宿同看月

明時

黃龍逢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常庵擇崇禪師寧國府人也上堂舉僧問古德生死到來如何免得德曰柴鳴竹爆驚人耳僧曰不會德曰家犬聲獰夜不休師曰諸人要會麽柴鳴竹爆驚人耳大洋海底紅塵起家犬聲獰夜不休陸地行船三萬里堅牢地神笑呵呵須彌山王眼覷鼻把手東行却向西南山聲應北山裏千手大悲開眼看無量慈悲是誰底良久曰頭長脚短少喜多嗔上堂問侍者曰還記得昨日因緣麽曰記不得復顧大衆曰還記得麽衆無對竪起拂子曰還記得麽良久曰也忘却了也三處不成一亦非有諸人不會方言露柱且莫開口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天寧卓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無示介諶禪師温州張氏子謝知事上堂尺頭有

寸鑑者猶稀秤尾無星且莫錯認若欲定古今輕重較佛祖短長但請於中著一隻眼果能一尺還他十寸八兩元是半斤自然內外和平家國無事山僧今日已是兩手分付汝等諸人還肯信受奉行也無尺量刀剪過世間誌公不是閑和尚上堂文殊智普賢行多年曆日德山棒臨濟喝亂世英雄汝等諸人穿僧堂入佛殿還知嶮過鐵圍關麽忽然踏著釋迦頂額磕著聖僧額頭不免一場禍事上堂我若說有你爲有礙我若說無你爲無礙我若橫說你又跨不過我若竪說你又跳不出若欲叢林平帖大家無事不如推倒育王且道育王如何推得倒去召大衆曰著力著力復曰苦哉苦哉育王被人推倒了也還有路見不平拔劒相爲底麽若無山僧不免自倒自起擊拂子下座

師性剛毅涖衆有古法時以諶鐵面稱之

安吉州道場普明慧琳禪師福州人上堂有漏衆籬無漏木杓庭白牡丹檻紅芍藥因思九年面壁人到頭不識這一著且道作麽生是這一著以拄杖擊禪牀下座上堂一即多多即一毗盧頂上明如日也無一也無多現成公案沒諸訛拈起舊來氊拍板明時共唱太平歌

安吉州道場無傳居慧禪師本郡吳氏子上堂鍾馗醉裏唱涼州小妹門前秪點頭巡海夜叉相見後大家拍手上高樓大衆若會得去鏁却天下人舌頭若會不得將謂老僧別有奇特上堂百尺竿頭弄影戲不唯瞞你又瞞天自笑平生歧路上投老歸來沒一錢上堂舉臨濟示衆曰一人在高高峰頂無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師曰更有一人不在高高峰頂亦不在十字街頭臨濟老漢因甚不知便下座

臨安府顯寧松堂圓智禪師上堂蘆華白蓼華紅溪邊脩竹碧

煙籠閑雲抱幽石玉露滴巖叢昨夜烏龜變作鼈今朝水牯悟圓通哦

安吉州烏回唯庵良範禪師上堂塵劫已前事堂堂無背面動靜莫能該舒卷快如電莫道尺不知佛也覷不見決定在何處合取這兩片薦不薦更爲諸人通一線良久曰天下太平皇風來扇上堂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州曰曾有人問老僧直得五年分踈不下師召衆曰趙州具頂門眼向擊石火裏分緇素閃電光中明縱奪爲甚麽却五年分踈不下還委悉麽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

溫州本寂靈光文觀禪師本郡葉氏子上堂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好事不如無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好事不如無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住好事不如無還知麽除却華山陳處士何人不帶是非行參

黃龍震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無諍慧初禪師靜江府人也上堂顧視大衆曰見麽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日月爲晦爲朔在四時爲寒爲暑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且道在衲僧分上又作麽生一趯趯翻四大海一拳拳倒須彌山佛祖位中留不住又吹漁笛汨羅灣上堂九月二十五聚頭相共舉瞎却正法眼拈却雲門普德山不會說禪贏得村歌社舞呵呵呵邏囉哩遂作舞下座

萬年一禪師法嗣

嘉興府報恩法常首座開封人也丞相薛居正之裔宣和七年依長沙益陽華嚴元軾下髮徧依叢林於首楞嚴經深入義海自湖湘至萬年謁雲巢機契命掌牋翰後首衆報恩室中唯一矮榻餘無長物庚子九月中語寺僧曰一月後不復留此十月二十一往方丈謁飯將曉書漁父詞於室門就榻收足而逝詞

曰此事楞嚴嘗露布梅華雪月交光處一笑寥寥空萬古風騷
語迥然銀漢猶天宇蝶夢南華方栩栩斑斑誰踪豐干虎而今
忘却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鴻飛去

徽山祖庵主法嗣

廬山延慶叔禪師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師曰一回相見一
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僧禮拜師曰唐興今日失利

勝因靜禪師法嗣

漣水軍萬壽夢庵普信禪師上堂殘雪既消盡春風日漸多若
將時節會佛法又如何且道時節因緣與佛法道理是同是別
良久曰無影樹栽人不見開華結果自馨香

平江府慧日默庵興道禪師上堂同雲欲雪未雪愛日似暉不
暉寒雀啾啾鬧籬落朔風冽冽舞簾帷要會韶陽親切句今朝
覿面爲提撕卓拄杖下座

廣德軍光孝果慾禪師常德桃源人也上堂舉南泉斬猫兒話
乃曰南泉提起下刀誅六臂脩羅教得無設使兩堂俱道得也
應流血滿街衢

雪峰需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毬堂慧忠禪師上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作麼生是
那事良久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天童交禪師法嗣

慶元府蓬萊圓禪師住山三十年足不越閫道俗尊仰之師有
偈曰新縫紙被烘來暖一覺安眠到五更聞得上方鐘鼓動又
添一日在浮生

圓通旻禪師法嗣

江州廬山圓通守慧沖真家印通慧禪師上堂但知今日復明
日不覺前秋與後秋平步坦然歸故里却乘好月過滄洲咦不

是苦心人不知

隆興府黄龍道觀禪師上堂曰古人道眼色耳聲萬法成辨你諸人爲甚麽從朝至暮諸法不相到遂喝一喝曰牽牛入你鼻孔禍不入慎家之門

左丞范冲居士字致虛由翰苑守豫章過圓通謁旻禪師茶罷曰某行將老矣墮在金紫行中去此事稍遠通呼內翰公應喏通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誨通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公佇思通曰見即便見擬思即差公乃豁然有省

樞密吳居厚居士擁節歸鍾陵謁圓通旻禪師曰某頃赴省試過此過趙州關因問前住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覺五十餘年旻曰曾明得透關底事麽公曰八次經過常存此念然未甚脫洒在旻度扇與之曰請使扇公即揮扇旻曰有甚不脫洒處公忽有省曰便請末後句旻乃揮扇兩下公曰

親切親切旻曰吉獠舌頭三千里

諫議彭汝霖居士手寫觀音經施圓通通拈起曰這箇是觀音經那箇是諫議經公曰此是某親寫通曰寫底是字那箇是經公笑曰却了不得也通曰即現宰官身而爲說法公曰人人有分通曰莫謗經好公曰如何即是通舉經示之公拊掌大笑曰嘎通曰又道了不得公禮拜

中丞盧航居士與圓通擁爐次公問諸家因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通厲聲揖曰看火公急撥衣忽大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通喝曰放下著公應喏喏

左司都貺居士問圓通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當如何湊泊通曰全身入火聚公曰畢竟如何曉會通曰驀直去公沈吟通曰可更嘆禁麽公曰不必通曰何不恁麽會公契旨曰元來太近通曰十萬八千公占個曰不可思議是大火聚便恁麽

去不離當處通曰咦猶有這箇在公曰乞師再垂指示通曰便恁麼去鐺是鐵鑄公頓首謝之

明招慧禪師法嗣

揚州石塔宣秘禮禪師僧問山河大地與自己是同是別師曰長亭涼夜月多爲客鋪舒曰謝師答話師曰網大難爲鳥綸稠始得魚僧作舞歸衆師曰長江爲硯墨頻寫斷交書上堂舉百丈野狐話乃曰不是鼇濤手徒誇跨海鯨由基方撚鏃枝上衆猿驚上堂至座前師擲一僧上法座僧憧惶欲走師遂指座曰這棚子若牽一頭驢上去他亦須就上屙在汝諸人因甚麼却不肯以拄杖一時趕散顧侍者曰嶮

浮山眞禪師法嗣

峨嵋靈巖徽禪師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未審誰是文殊之師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

祥符立禪師法嗣

湖南報慈淳禪師上堂曰青眸一瞬金色知歸授手而來如玉寶劒而今開張門戶各說異端可謂古路坦而荊棘生法很正而還自翳孤負乞聖埋沒已靈且道不埋沒不孤負正法眼藏如何吐露還有吐露得底麼出來吐露看如無擔取詩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聯燈作鳥回鞍語）

雲巖游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塗毒智策禪師天台陳氏子幼依護國僧楚光落髮十九造國清謁寂室光灑然有省次謁大圓於明之萬壽圓問曰甚處來師曰天台來曰見智者大師麼師曰即今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脚跟下師曰當面蹉過圓曰上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一日辭去圓送之門拊其背曰寶所在近此城非寶師領之往豫章謁典牛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閱四十二日午初版

聲鏗然豁爾大悟及造門與牛獨指師曰甚處見神見鬼來師曰雲居聞版聲來牛回是甚麼師曰打破虛空全無柄靶牛曰向上事未在師曰東家暗坐西家罵牛曰嶄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一麟足矣任後上堂舉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雖然恁麼正是捕得老鼠打破油甕懷禪師道你眼在甚麼處雖則識破釋迦老子爭奈拈鍵舐指若是塗毒即不然色見聲求也不妨百華影裏繡鴛鴦自從識得金針後一任風吹滿袖香師將示寂陞座別衆囑門人以文祭之師危坐傾聽至尚饗爲之一笑越兩日沐浴更衣集衆說偈曰四大既分飛煙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輝俄頃泊然而逝塔全身於東崗之麓

信相顯禪師法嗣

成都府金繩文禪師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黃河九曲曰如何是不犯之令師曰鐵蛇鑽不入僧擬議師便打

南嶽下十六世

育王諶禪師法嗣

台州萬年心聞曇賁禪師來嘉人住江心病起上堂維摩病說盡道理龍翔病咳嗽不已咳嗽不已說盡道理說盡道理咳嗽不已汝等諸人還識得其中意旨也未本是長江湊風冷却教霜柱悉頭風上堂一見便見八角磨盤空裏轉一得永得辰錦朱砂如墨黑秋風吹渭水已落雲門三句裏落葉滿長安幾箇而今被眼瞞豎拂子曰瞞得瞞不得總在萬年手裏還見麼華頂月籠招手石斷橋水落捨身巖僧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師曰跋過後張弓四明太守以雪竇命師主之師辭以偈曰闡籃方喜得抽頭退鼓而今打來休莫把乳峰千丈雪重來換我一

慶元府天童慧航了朴禪師福州人上堂酷暑如焚不易禁炎
炎赫赫欲流金夜明簾外無人到靈木迢然轉緣陰上堂久雨
不晴半睡半醒可謂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
神合其吉凶遂喝曰住住內卦已成更求外象卓拄杖曰適來
擲得雷天大壯如今變作地火明夷上堂牛皮鞔露柱露柱啾
啾叫燈籠佯不知虛明還自照殿脊老蚩吻聞得呵呵笑三門
側耳聽就上打之遶譬如十日菊開徹阿誰要阿呵呵未必秋
香一夜衰熨斗煎茶不同銚室中問僧賊來須打客來須看秪
如三更夜半人面似賊賊面似人作麼生辨上堂觀音巖玲玲
瓏瓏太白石丁丁東東西園菜蟻似不堪食東谷花發却無賴
紅日道是祖意教意途中受用世諦流布若辨不出雪峰覆却
飯桶若辨得出甘贊禮拜茶籠參上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
門便喝臨濟喝處德山棒頭耳聾德山棒時臨濟喝下眼瞎雖
然一搦一擡就中全生全殺遂喝一喝卓拄杖一下云敢問諸
人是生是殺良久云君子可入

南劒州西巖宗回禪師婺州人也父依無示深得法忍因寺僧
以茶禁聞有司吏捕知事師謂衆曰此事不直之則罪坐於我
若自直彼復得罪不忍爲也令擊鼓陞座說偈曰縣吏追呼不
輟停爭如長往事分明從前有箇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已成言
訖而逝

高麗國坦然國師少嗣王位欽鄉宗乘因海商方景仁抵四明
錄無示語歸師閱之啓悟即棄位圓顱作書以語要及四威儀
偈令景仁呈無示示荅曰佛祖出興於世無一法與人實使其
自信自悟自證自到具大知見如所見而說如所說而行山河
大地草木叢林相與證明其來久矣後復通嗣法其書略曰生
死海廣劫殫罔通得遇本分宗師以三要印子驗定其法實謂

盲龜值浮木孔耳

臨安府龍華無住本禪師廣德人也上堂舉雲門大師拈起胡餅曰我秪供養兩浙人不供養向北人衆無語門自代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椀師曰韶陽老漢言中有響痛處著錐檢點將來鼈成毒藥諸人要會麼半在河南半河北一片虛凝似墨黑冷地思量愁殺人巨耐雲門這老賊賊賊下座更不延堂

道場琳禪師法嗣

臨江軍東山吉禪師因李朝請與甥林居士向公子誣謁之遂問家賊惱人時如何師曰誰是家賊李豎起拳師曰賊身已露李曰莫茶糊人好師曰贓證見在李無語師示以偈曰家賊惱人孰奈何千聖回機秪爲他徧界徧空無影跡無依無住絶籠羅賊賊猛將雄兵收不得疑殺天下老禪和笑倒鬧市古彌勒休休不用將心向外求回頭瞥爾賊身露和贓捉獲世無儔世無儔眞可仰從茲不復誇伎倆怗怗安家樂業時萬象森羅齊拊掌

道場慧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懶庵道樞禪師吳興四安徐氏子初住何山次移華藏隆興初詔居靈隱　孝宗皇帝召至內殿問禪道之要師荅以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知見起滅之棼聖凡迷悟之別第護正念則與道相應情却物則業不能繫盡去沉掉之病自忘問荅之意矧今補處見在佛般若光明中何事不成見邪　上爲之首肯數四師示衆曰仙人張果老騎驢穿市過但聞蹄撥刺誰知是紙做後退居明教永安蘭若逍遥自適有偈題于壁曰雪裏梅花春信息池中月色夜精神年來可是無佳趣莫把家風舉似人淳熙丙申八月示微疾書偈而逝塔于永安

盲龜值浮木孔耳

臨安府龍華無住本禪師廣德人也上堂舉雲門大師拈起胡餅曰我秪供養兩浙人不供養向此人衆無語門自代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椀師曰韶陽老漢言中有響痛處著錐檢點將來鼈成毒藥諸人要會麽半在河南半河北一片虛凝似墨黑冷地思量愁殺人巨耐雲門這老賊賊賊下座更不巡堂

道場琳禪師法嗣

臨江軍東山吉禪師因李朝請與甥林居士向公子誣謁之遂問家賊惱人時如何師曰誰是家賊李竪起拳師曰賊身已露李曰莫奈糊人好師曰贓證見在李無語師示以偈曰家賊惱人孰奈何千聖回機秪爲他徧界徧空無影跡無依無住絶籠羅賊賊猛將雄兵收不得疑殺天下老禪和笑倒鬧市古彌勒休休不用將心向外求回頭瞥爾賊身露和贓捉獲世無儔世無儔眞可仰從茲不復誇伎倆怗怗安家樂業時萬象森羅齊拊掌

道場慧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懶庵道樞禪師吳興四安徐氏子初住何山次移華藏隆興初詔居靈隱　孝宗皇帝召至內殿問禪道之要師荅以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知見起滅之棼聖凡迷悟之別第護正念則與道相應情却物則業不能繫盡去沉掉之病自忘問荅之意矧今補處見在佛般若光明中何事不成見邪　上爲之首肯數四師示衆曰仙人張果老騎驢穿市過但聞蹄撥刺誰知是紙做後退居明教永安蘭若逍遥自適有偈題于壁曰雪裏梅花春信息池中月色夜精神年來可是無佳趣莫把家風舉似人淳熙丙申八月示微疾書偈而逝塔于永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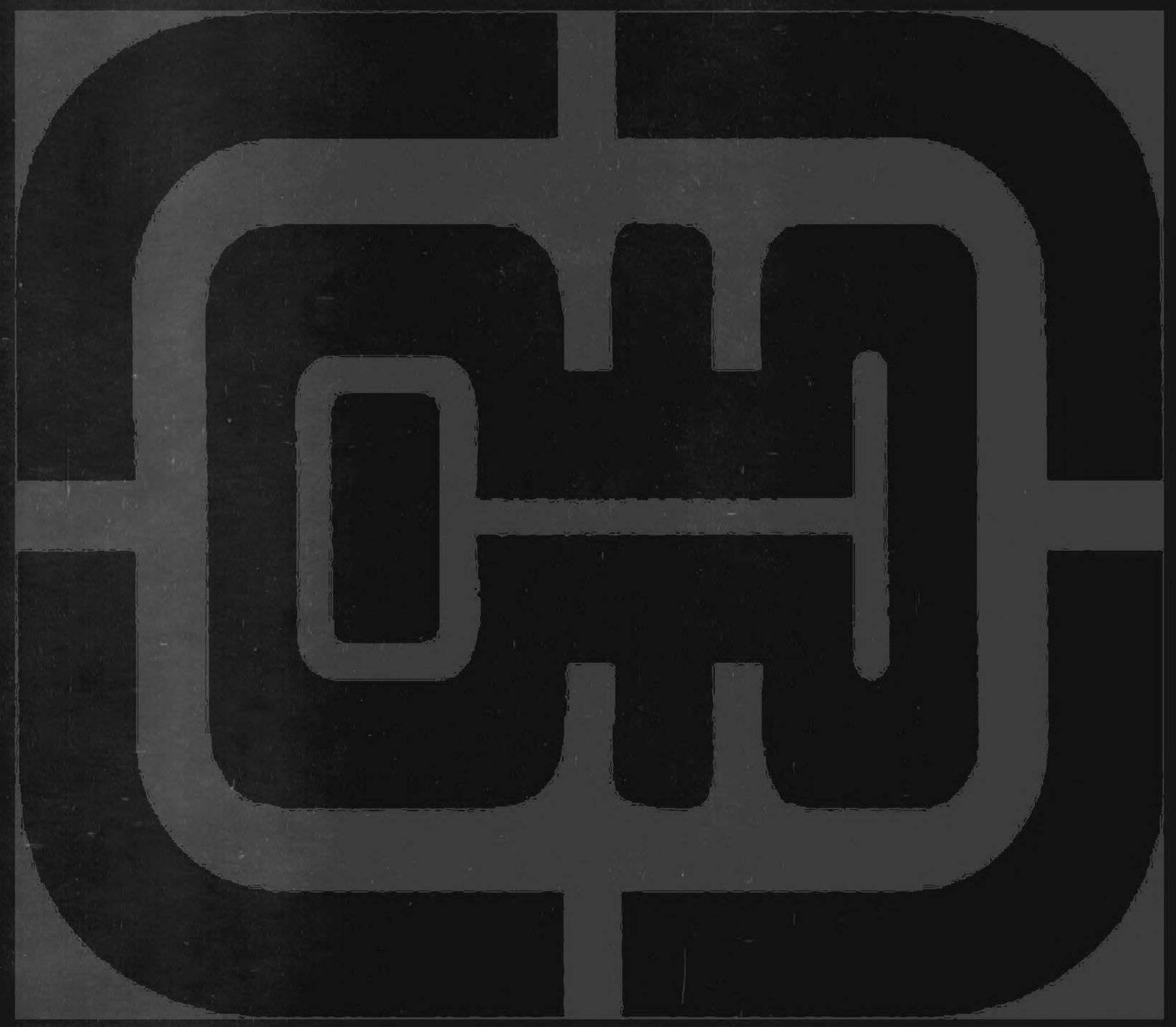
光孝慜禪師法嗣

廣德軍光孝悟初首座分座日示衆舉風幡話至仁者心動處乃曰祖師恁麽道賺殺一船人今時衲僧也不可恁麽會既不恁麽會畢竟作麽生良久曰六月好合醬切忌着鹽多

南嶽下十七世

萬年賁禪師法嗣

温州龍鳴在庵賢禪師上堂舉崇壽示衆曰識得凳子周匝有餘雲門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師曰崇壽老漢坐殺天下人雲門大師走殺天下人龍鳴則不然識得凳子四脚着地要坐便坐要起便起上堂舉趙州勘婆話頌曰氷雪佳人貌最奇常將玉笛向人吹曲中無限花心動獨許東君第一枝

潭州大潙咦庵鑑禪師會稽人也上堂木落霜空天寒水冷釋迦老子無處藏身折東籬補西壁撞着不空見善薩請示念佛三昧也甚奇怪却向道金色光明雲叅退喫茶去上堂老胡開一條路甚生徑直秪云歇即菩提性淨明心不從人得後人不得其門一向奔馳南北往復東西極歲窮年無箇歇處諸人還歇得麽休休上堂舉晦堂和尚一日問僧甚處來曰南雄州堂曰出來作甚麽曰尋訪尊宿堂曰不如歸鄉好曰未審和尚令某歸鄉意旨如何堂曰鄉里三錢買一片魚鮓如手掌大師曰盌可碎身如微塵終不瞎箇師僧眼晦堂較些子有般漢便道熟處難忘有甚共語處上堂舉劉賓國王問師子尊者蘊空公案師頌曰尊者何曾得蘊空劉賓徒自斬春風桃花雨後已零落染得一溪流水紅

五燈會元卷第十八